

清代
筆記
叢刊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著

二

增補廣東通志

卷之三

三

庸閒齋筆記卷四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考據之難

少時閱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啟出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為富者。竊思千金即于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瀉注戰國時以一鎰為一金。漢時以一斤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閩海魚鬪

先大夫于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嗣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鬪。風雨者魚鼓鬣噴味所致也。鬪至三日。一魚之鬣鉤于山顛。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尚得千餘石。

袁痴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于苴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于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為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于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于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于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痴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風趣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褂亦付質庫矣

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筦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
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中國史紀外事之訛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
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麴坂忍熊
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
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于其
主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為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袞冕奉秀吉尊以帝
號今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為日本王
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向言明主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
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為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
吉武人昧于事體以取嗤于異域貽羞于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
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恆多也

日本讓國之美譚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為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主之尊削髮為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蹤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于大鷦鷯曰王仁孝宜為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為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為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閩省州縣虧空案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摺撫三人賍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開款湊成之。于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讞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候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今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

總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偽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因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侵用勇糧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于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為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為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于此眾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銚鉏之贏獨士大夫居則

高堂大厦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北熊所譚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賍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彝偶有事于村在秦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閬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文稿均付劫灰無從追錄況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篋忽得閬仙詩一冊夜于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閬仙之靈陰牖余衷也與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閬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推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邊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彝張徵君寶榮聯騎西郭遂跡北邙顧荆棘勿翦于邱封悲詩人猶窮于身後慨然懷感脩厥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蔥掩日丹雘飾雲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

為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繫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勰聯轡沉思斷髭剗肝擗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礴發為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煙人資藻斧如何高壘没于荒榛孰司守土字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究爰度蟻結文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啟祠堂馬埏奕奕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敬望謝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落日風吹鼓子花雲車風馬髣髴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伯明遠先有募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願釀黃金鑄閭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為歛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塚没荆榛膏腴十畝買何時奢願還思建一祠馬負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于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輪行雄踞臺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為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也聖祖于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如天之度覆幬靡遺凡在遠

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火欲燭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梧四海士氣斷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真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欹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為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髯息鯨魚遠徙鯨鯢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為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古人轉世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

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曾皆躋膺仕福澤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為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為宰相而復下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林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為區處桐園將為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區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為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為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為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小說誤人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陷害岳武穆後為諸將斃死于是吳俗遂有斃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眾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為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眾來從學者人贄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

于是援齧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齧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齧傷處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齧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齧者一人論抵。

縹雲石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縹雲石。道光年間為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歸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縹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前清。游歷提督。卒謚順恪。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眾。僭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于江西。

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婿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卧。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眾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偽東王楊秀清通。嘗共卧起為眾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今宣嬌與秀清卧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為未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眾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蠹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

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為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麟慶之夢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薄游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序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

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後代溫秉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斃。解之者曰。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為金。金色白。酉屬鷄。則白鷄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張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為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為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為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王名。其同

鄉沈姓為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虐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為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挺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為千古疑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師中厨役也。于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興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眾往觀之。先立一木椿。將得縛于椿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殿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斃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

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為仁與。

張忠敏入夢

東陽張玉笥先生諱國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具舉。于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即生祠。春秋隆。貯響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毀。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脩葺。至壬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家里人馮敬亭宮贊始以為言。方伯于先生為鄉後輩。遂于治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脩。捐廉為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于池上建鴛鴦廳三楹。以攬其勝。後于廳之左構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蒔花木。園徑曲折而上。繚垣接趾于陵阿。浮圖挂影于霄漢。朝煙暮靄。頗有畫